

“以卑说卑”与“以愚应智”

□ 王厚明

孔子游历六国时,有一次他的马脱缰而逃,吃了一个农夫种的庄稼,这个农夫非常生气,把马扣留了。孔子派他的得意门生子贡去和农夫说情。学识渊博的子贡滔滔不绝地对农夫说了一通大道理,也说了不少好话,但农夫还是不肯把马还给他。孔子于是把马圉(养马人)派去,马圉对农夫说:“你从未离家到东海边去耕种,我们也不曾到过西边来旅行,但两地的庄稼长得一模一样,马儿怎么知道那是你的庄稼而不能吃呢?”农夫听了觉得有道理,心甘情愿地把马还给了马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沟通也是一样,子贡学问很好,但是农夫不吃他之乎者也的那一套,因为他们两人的学识、修养相差太远,彼此早已心存距离;同时农夫也根本听不懂,接受不了文绉绉的表述。而孔子的马圉和农夫一样都是底层百姓,并没有多少文化,却更容易相互理解 and 交流。正如孔子对子贡所说的“夫以

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用别人听不懂的道理去说服他,就好比用礼仪请野兽享用祭祀的牛羊猪,请飞鸟聆听九韶般优美的音乐一样,犹如对牛弹琴,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好效果。这也启示我们,沟通要分清对象,区隔身份,尤其要放下身段,多说接地气的话少说书面的话,多讲大白话少讲冠冕堂皇的话,多讲“普通话”少摆谱打官腔,就能同频共振,找到共同语言。

宋朝初年,南唐广陵人徐铉、徐锴和他们的父亲徐延休号称“三徐”,他们以知识渊博而闻名于宋朝。一次,恰逢南唐派遣徐铉为使者前来宋朝纳贡,按惯例朝廷要派押伴使陪伴左右。满朝文武大臣都思虑自己的才华不及徐铉而生怕自己被选作押伴使,宰相范质也觉得选押伴使的事很难办,就向太祖赵匡胤请示。太祖说:“你暂且退下,朕亲自来选押伴使。”

不一会儿,太监传旨给殿前司,要他报

上10名不识字的殿前侍者的名单,太祖看后,御笔点中其中一个,说:“此人即可。”满朝文武大臣都大吃一惊,中书省官员也不敢再询问皇帝,只好催促被点之人立刻动身。这名被御笔点中的殿侍者不知何故派他做使臣,又得不到任何解释,只好渡江前往。

徐铉和殿前侍卫登船渡江后,起初徐铉慷慨激昂,侃侃而谈,旁观的人为他的能言善辩、才华横溢而惊讶折服。而那个侍卫更是无言以答,只能不住地点头应着,徐铉没有察觉,依然喋喋不休地与那个侍卫高谈阔论。一连几天,因得不到相应的回答,徐铉自感无趣也就沉默不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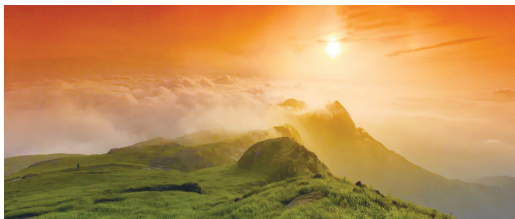
一边是目不识丁的侍卫,一边是知识渊博的徐铉,两人注定没有话题,不可能产生共鸣。看似无法沟通的一对组合安排,如何能陪好客人呢?但赵匡胤用意显然不是为了陪好善辩的徐铉,他另辟蹊径让侍卫以沉默应对雄辩,让徐铉的才华没

有发挥之地,达到了“以愚应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不失为一种高明之举。

“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仅会遇到夸夸其谈、恃才傲物之辈,也会碰见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之流,如果与这些不在一个频道的人一般见识,只能是自降格局和层次。有时,如不能陷于“话说不清,理越辩越明”的语境,不妨保持沉默,只和君子论高低,不和小人争对错,则是一种最好的应对之策。

《论语》中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不同的人,可能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气质修养和价值观念也迥然各异,这决定了他们看事物的出发点。找对的方式说话,找对的人交流,或“以卑说卑”,或“以愚应智”,是为人处世和沟通交流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正是孔子使马圉与赵匡胤选押伴使赋予我们的历史智慧和人生哲理。

——摘自《思维与智慧》



点 滴

愿

□ 许地山

南普陀寺里的大石,雨后稍微觉得干净了些,不过绿苔长多了一些,天涯的淡霞好像在给我们一个天晴的信号。

树林里的虹气,被阳光分成七色。树上,雄虫求雌的声音,凄凉得使人不忍听下去。

妻子坐在石上,见我来了,就问:“你从哪里来?我等你许久了。”

“我领着孩子们到海边捡贝壳呢。阿琼捡着一个破贝,虽不完整,里面却像藏着珠子的样子。等他来了,我叫他拿出来给你看一看。”

“在这树阴底下坐着,真舒服呀!我们天天到这里来,多好啊!”

妻说:“你哪里能够……”

“为什么不能?”

“你应当‘做荫’,不应当‘受荫’。”

“你愿我做这样的荫吗?”

“这样的荫算什么!我愿你做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愿你为多宝盂兰盆,能盛百味,滋养一切世间诸饿渴者;愿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万手,无量数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间美善事。”

我说:“极善,极妙!但我愿做调味的精盐,渗入食品中,把自己的形骸融散,且恢复当时在海里的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

妻子说:“只有调味,就能使一切有情都满足吗?”

我说:“盐的功能,若只在调味,那就不配称为盐了。”

——摘自《读者》



荷香满屋

□ 朱彩娟

我喜欢国画,尤其喜画水墨荷花,喜欢大笔一挥、泼墨即成的叶子;喜欢浓妆淡抹的曙红里,透着羞涩的花骨朵,或是在风中绰约绽放的荷花;更喜欢那擎得高高的茎,亭亭玉立,风姿飒爽;更怜爱那刚刚冒出水面、还蜷缩着的嫩叶,犹如一双掌心相对、半握着的婴儿小手,面对全新的世界,既新奇又紧张……一幅画画下来,真是酣畅淋漓。

古有《爱莲说》,周敦颐曾言“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而我偏偏想玩一把——种一池自己的莲花。正月里,我到庙会上闲逛,看到耍狮子的、踩高跷的、玩皮影的、赏西洋镜的,自己虽也开心,却不似我遇上碗莲时心里的惊喜。只见古香古色的青花敞口大瓷盆中,泡着冒了芽的莲子。水里,棕色的莲子壳越发显得深重,只见莲子的一端打了一个绿豆大小的圆洞,嫩绿的小芽如同扒着门向外看的小孩儿,羞羞地露出了头。那一刻,我心中大喜,不问价钱,只管让老板逐盆、按颜色一样儿来上几个,又仔细询问碗莲的种植方法,交上钱,便美美回家了。因为碗莲,顿觉这庙会不白逛。

回家找来瓷汤盆,把碗莲泡在水里,因屋里有暖气,20多天的时间,碗莲的叶子就挺出了水面,铜钱大小的叶子铺在水面上,我居然也有了“一番荷芰生池沼,槛前风送馨香”的喜悦。

碗莲的成长不仅给了我养花的信心,

更是诱惑我冒出了“我要种荷花”的念头。于是我开始从网络中搜索、花市上打听怎么种荷花,斟酌各种方法。我去菜市场买了藕,先是把藕泡在水里长了芽,而后又专门和老公去河边挖了河泥,把冒芽的藕种在了泡沫箱中的淤泥里,放上了20厘米深的水。如今荷叶终于长出了水面,当我在QQ空间贴出照片,秀出“小荷才露尖尖角”,也有帅哥作打油诗回复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佳丽按镜头!此时,阳台上的荷叶虽只是“田田初出水”,我却早有“菡萏念娇蕊”的美好心情。

闲暇里,心怀一份美好,守着我的荷,看八大山人的鸟与荷花的画,寥寥几笔,一枝荷花与一只鸟便让人心动。于是铺开一张宣纸,临摹大家的作品,在笔墨与留白之间,体会他内心中的完满与静逸。有一荷相伴,哪怕只是呆坐,手捧暖暖的茶汤,在氤氲里亦有了几分的清逸。买回5角钱的小鱼苗,家里也有了“鱼戏莲叶间”的诗意。我每天拿喷壶给荷“淋浴”,是因为特别喜欢留在荷叶上的那一滴滴露珠,晶莹剔透又浑圆可爱,因为有荷,水亦清香。

如今,我的荷不只在纸上,终于婷婷于我的陋室。张大千爱荷,一生画荷无数。他曾咏“人品谁如花浩荡,文心可比藕玲珑”。唯愿今与荷同品,在荷香中宁静而淡然……

——摘自《读者》

人 生

人生的真相

□ 林清玄

师父只教他洒扫、泡茶、接待宾客,闲暇的时光就让他用来静心,并观看这个世界。弟子过几天就会问师父:“师父,您什么时候才能教导我人生的真相呢?”

又过了一阵子,弟子更着急了,问师父:“师父,您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我人生的真相呢?”

师父被问烦了,拿起一块石头交给他,对他说:“你拿这块石头去菜市场估个价,只需要了解它的价钱,不要卖掉它。”

到了菜市场,有两个人想买这块石头。有一个人出价10元,另一个出价20元。第一个人是要买回去做秤锤,第二个是要买回去做砚台。弟子把石头带回去,报告师父:“师父,这块石头有人出价20元。”

师父叫他再把石头带到玉石市场去,也是只了解它的价钱,不真的卖掉。

在玉石市场,有人出价50万元,因为那石头看起来非常稀有。弟子把石头带回去,报告师父:“师父啊,这块石头在玉石市场有人出价50万。”

师父说:“好!现在你把这石头带到钻石市场去,只要估量它的价钱,不要真的卖掉它。”结果,弟子欣喜若狂地跑回来报告师父:“师父,听钻石市场的人说,这是一块相当完美的钻石,有人出价五千万呢!”

师父说:“没错,这是最完美的钻石,可是只有懂钻石的眼睛才能看见它的价值。你每天追着我问,什么才是人生的真相,用菜市场的眼光、玉石市场的眼光和钻石市场的眼光看到的人生真相是不同的,你到底想用什么样的眼光来了解人生呢?你要先锻炼的是看钻石的眼光,而不是不断地追问。”弟子听了,就心开意解了。

我们大部分人,穷尽一生去追求,希望找到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事物,却少有人了解,我们的眼睛才是最具价值的。有价值的眼睛看见了山,山就有了价值。有价值的眼睛看见了海,海就有了价值。有价值的眼睛看见了阳光,阳光就有了价值,因此禅师说:“日照一隅,也是国宝。”太阳所照耀的每一个角落,都像国宝一般珍贵,这种深刻的见解,只有眼睛好的人才能体会呀!

——摘自《风流一代》